南澗文集

南澗文集卷下

益都　李文藻

宋仇公著墓誌銘跋

右宋定州觀察判官仇公著墓志其云子男一人愈宋史有傳積官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多著異績而碑末之及者公著之葬爲紹聖三年而愈大觀三年始成進士也愈傳不詳先世幸賴此以存抑愈之知廬州劉麟合金兵入寇嘗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朝廷旌以官而史逸其名爲可恨也是碑柳子文撰王同老書文潔勁不爲濫

譽殆員能者同老以王堯臣本傳及歐陽公堯臣墓志攷
之實堯臣長子卽公著之姑徐國太夫人孫也書法亦適
若可喜據堯臣傳始卒時謚文安元豐三年以同老進遺
稿論功改謚文忠子文作是碑于改謚十餘年之後而猶
稱初謚何哉

書呂貞婦傳後

女未嫁而夫死遂至夫家執婦道以事其舅姑以終其身
者予於吾鄉得三人焉其一高密單氏女字諸城李岡岡
卒且葬父母爲擇配女誓不從其舅給事中文駒以聘王

迎之其二皆德州人一刑部侍郎李濤女字曲阜孔傳鉅傳鉅以親迎卒於途女數日不食舅姑至其家相勸慰因隨以歸一齊珍女字其州呂金符年十七而金符卒齊數自經皆救免乃請於珍歸呂氏卽金符靈前拜舅姑成禮齊之歸呂也事舅姑甚謹而家貧不能給饔飧姻戚謀醵金爲置田堅不受惟受其從王舅淇所周粟而日製女紅以爲報久之叔泰來舉子長基遂以後金符乾隆癸未歲予客於德淇持青田韓湘巖所爲傳扶杖過予屬書其事於是齊守志二十八年矣予嘗讀錢鶴灘旌表趙氏女婦

議以爲今世之女未嫁而已知所主適與古之必醮而後男知所配女知所歸者不同其言斟酌情理能得貞女所以不他適之故歸震川貞女論斥爲非禮及其作張氏女貞節記則又例于孔子之仁伯夷叔齊而謂爲君子之所樂道朱錫鬯爲蔣氏女原貞亦云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易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三君子者皆爲原情之論獨未許其合葬今湘巖直稱曰貞婦則許其後來之合葬矣夫禮經不可拘於今日者甚多女未嫁而守節與其死而合葬其一端耳而況爲旌門

之令之所及者哉曲阜諸城皆世閥人已詫爲異事而貞婦出于寒素顧茹蘗食荼以行其心之所安而不求聞於外其尤難者也予去德二年檢行笈得韓傳乃錄三君子之論以寄淇井諷德人爲之請旌計貞婦歸呂已三十年合旌表之例云乾隆乙酉五月書於濮州丹陵書院

郡司馬王公詩跋

永城王公以乾隆癸未自甯波移佐吾郡時清政簡百廢具興坐以無事公承其祖父給諫明府之學經經緯史兼出餘力以爲詩郡之名山水及前賢勝蹟羽人衲子之所

居不二年而留題徧矣乙酉夏日偶出官署書殘三十首見示且命爲跋旣受而卒業愛其格韻淸疏超于塵壒之外要多刻畫山川歌詠風土之作因歎風雅之道無不與人品經濟相表裏郡在北宋多賢牧如富文忠范文正趙淸獻歐陽文忠及郡人王文正輩率皆鐫名崖壁留詠于林巒園榭之閒而黃亞夫先生之佐郡尤眷眷於此土至自號靑社以顏其集其登大雲頂游石子澗南樓避暑擣家游矮松諸什流傳至今遂爲郡人故實公之詩筆沖淡迴過于亞夫山魈水怪之習而所以補於國資於民者又

復勝于亞夫之無以自見則其詩與其人有濟於時而足以照耀于奕世爲何如也

張爲主客圖跋

唐人爲詩最講聲病顧其書曰式曰格曰密旨者皆不傳於世近吾鄉趙飴山始以所聞於常熟馮氏者爲之譜而唐詩聲調槩可推矣若張爲主客圖則當時之摘句圖耳非可以意揣而得也吾房師紀春帆先生依計敏夫唐詩紀事所載而排纂之其八十四人中可考者尚七十有二蓋幾幾乎爲之原書與趙譜借唐詩以起例者不同將付

梓以示文藻文藻問古書之亾而可考者盡乎是歟先生曰予更有沈氏四聲攷即從約詩得之切韻表從 得之將并出問世因謂文藻曰應劭漢官儀散見于續漢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魏略散見於三國志注諸書皆未有彙而錄之者生歸里多暇當勉爲之亦收殘拾漏之一端也乾隆辛巳五月

魯孝王石刻跋 二則

右魯孝王石刻其顛末高曼卿記之殆詳在當時既云偶得此石則其非甎已明甚牛階平近居鄒邑所記應可信

又階平之友褚峻嘗手自椎拓而規量其方袤廣狹之度今金石圖明注曾孝王石刻高一尺一寸闊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字徑一寸五分而朱錫鬯獨定爲甎博引東京後諸甎相比擬不知何以他人皆見爲石而錫鬯獨見其甎也階平云在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錫鬯則云嵌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所記亦不相符豈今昔移置不同邪侯躬詣夫子廟觀之

考漢書諸侯王表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襲封數至五鳳二年纔三十三年今石刻作三十四年與表不合因取漢

嘗反覆推勘而知孟堅氏之誤也古時嗣君改元皆在明年迄于衰晚不能盡然史官定策一年存兩號者甚衆則漢代諸王與可知矣以石刻推之孝王嗣位當在征和四年是年安王薨孝王即改元自征和四年數至五鳳二年正合石刻三十四年之數又四年為甘露二年孝王薨則是孝王嗣位實三十八年比漢書所載多一年漢書作三十七年前乎孝王為恭王餘安王光恭王以孝景前二年三月甲寅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景帝前三年徙魯至元朔元年通計二十八年與漢書合安王嗣位即以元朔元年

數至征和四年始足漢書四十年之數是安王亦不踰年而改元若孝王之子頃王封孫文王睃則繇甘露三年至陽朔元年自是頃王之二十八年繇陽朔二年至建平二年自是文王之十九年又若踰年改元者豈一國之中先後不同如是邪徧考河閒江都諸王改元之踰年不踰年多未能畫一又諸侯王表載睃嗣十九年至本傳則云嗣十八年一人之事一手之書尙牴牾如此則孝王享國之元年當據石刻斷爲征和四年而非後元元年也蓋於孝王加一年庶前後諸王之年皆合矣

書金石文字記嵩山太室少室開母廟三石闕銘條下嵩山太室少室及開母廟共三石闕皆有先漢刻文自歐趙集古諸書以來曾無載者甯人力闡幽邃錄入金石文字記其功鉅矣抑予以牛氏金石圖反覆攷證之而歎其於三石闕不無遺憾也其記太室闕未詳者二太室闕銘八行銘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九行後六行漫漶每行才辨二三字甯人謂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是其後六行漫漶者曾未之見一也闕陽銘陰額額刻九字字徑二寸六分亦篆書作三行現存者二行曰中嶽太室陽城末

一行劉落齋人記未及此二也於少室闕未詳者三少室石闕有二東西對峙東闕去西闕五六步其陽無刻文北面畫像下有一石刻高一尺闊六寸刻字二十有四四行行六字可識者共十九字雖斷文難讀猶可識爲職官題名之刻與太室東闕無刻文可以不記者不同近維陽董金甌始見而表之齋人時無知者一也西闕惟東側無刻文其餘三面皆有刻文北面刻六篆字少室西闕額也字體與太室闕額字相埒三行行二字曰少室神道之闕少神之三字點畫不甚完而形模宛在齋人略而不言二也

甯人引葉封嵩陽石刻記曰開毋闕題名十行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攷之知十行之上無闕文也今少室西闕題名君字下自丞零陵泉陵云云至末與開毋闕題名無大異惟監廟椽辛述廟佐向猛趙始姓名不同其餘皆同在開毋闕無闕文在少室闕獨有闕文乎又開毋題名每行七字或六字少室題名則每行四字而其文皆同如是益徵其無闕文矣銘辭今存二行八字二行之前尚有地可五六行因五六行全滅故此二行不成文理三月三日一行之前適剝去一行當是某號某年四字三月三日一

行之後即接書郡陽城縣興治神道者以稱縣則郡名可知取漢書攷之縣曰陽城郡必穎川矣如尹宙碑言穎川人而云州辟從事甯人即斷爲豫州從事是其例也安得以此定其有斷文哉興治神道一行之下又剗去一行故下行君字亦莫知所謂然則少室石刻原無上一層明矣甯人以銘辭僅存二行八字可辨者五字（金石圖可辨者七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號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因謂亾其石上一層三也至開母闕則未詳者四開母闕題名十行無闕字之外逌曰前後兩銘文石皆二層其上一層雖大

半殘蝕每行可辨者尚存一二三字或四字延光二字並在其上一層今甯人於前後銘謂亾其上一層所幾僅下一層每行六字使所見柘本無上層但見二層二年字果何從定其爲延光二年乎一也後銘除重曰一行尚有十一行刻北面者九行刻東側者二行井叔未見東側二行故云九行又云祀嵩高志所載闕四句其誤宜也甯人於己未莫春旣嘗親至闕下想應裴回周眎剜剔無餘力今於後銘轉刻其旁者乃云得四行二十餘字謂甯人未見上一層則神口享而口格于口樂而罔口金石圖作極二句實

上一層文其筴從錄之謂儕人見其爲上一層則神□寺而□格與下層鰲我后以萬祺月屬一行于□絲而罔極與下層汞歷戢而保之自屬一行又何故分爲四行而於此四句每句之上謂各闕六字邪且東側果是四行則非叔所見無東側者當云視禱高志所載闕八句不應云闕四句矣不然禱高志亦有誤乎二也開毋題名及前銘下方別有四言銘一刻爲季度作世謂之季度銘爲地高七寸五分闊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見存十二行前後皆有斷文行五字共六十字可識者五十二字其文曰興大

君諱協字季度□□郡主簿作□銘文後舉孝廉西鄙□
早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
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銘辭不完而整雅可
誦如此甯人目覩開母銘矣是銘連刻其下竟似所未覩
者或覩矣而未經收錄三也諸闕惟少室東西兩闕有畫
像刻文狀具金石圖中太室開母二闕皆無之甯人獨于
開母闕條下引嵩陽石刻記謂闕空地間雜刻花紋其實
此闕無花紋之刻四也予僻處海壖無繇身至嵩高手摩
先漢法刻所據金石圖又未知階平氏於三石闕者果無

誤否姑識之以俟與日詳考焉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跋

古時人主改元從詔下之日為始史官紀載並是據實直書無追易未改以前月日者顧氏日知錄所引史書一本兩號至十餘條皆其證也司馬温公作通鑑必取所改之後一號冠諸歲首以圖畫一雖便觀者殊乖事實案漢桓帝永興元年五月丙寅始改元雖范書帝紀無元嘉三年其實是年五月以前卽元嘉三年也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司徒雄司空武以元嘉三年三月二十

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即於是日下詔書聽置至永興元年六月十八日辛酉魯相平始言之司徒司空府舉守文學椽孔龢任之此一年之事上書元嘉下書永興而不嫌其棼錯者是漢人書年之例也若近手爲之書碑旣在改元之後則併三月事亦冒永興之號而無元嘉三年之稱矣

魯相韓勑造孔子廟禮器碑幷陰跋

禮器碑幷陰及兩側所載出私錢人姓名有數不可解名字兩書碑版常例此碑故從事魯張嵩眇高潁川長社王玄君眞之屬是矣顧有名而不字者如王嵩之類有字而

不名者如顏文公傳世起王季壹祿漢明陳漢方陳漢甫語君與王子松之類至孔建壽則一人兩見一書表成侯一不書又字體大小長短參錯不齊果何說也朱錫鬯謂韓勑孔廟前後二碑足本所引碑陰載孔氏苗裔有東海郎中訢定伯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遂相史誧仲助衛子佑賛元賓遊公孫旭運壽番安世其人俱此碑所無朱云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則東海郎中以下皆後碑所載而此碑非足本矣抑此碑所列孔氏之裔朱所未錄者尚有郎中宙季將儀甫尚

書侍郎彪元上昭叔祖四人並孔門僉載宗系圖已有者則朱不之及邪碑陰載有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其卽乙瑛碑所請置卒史一人恢殆繼和而爲之者和初舉時年僅四十以上自永興元年至永壽二年甫越三寒暑而卒史已非和爲之和其已死乎罷乎且遷官邪然乙瑛碑在和不朽矣其云守廟百石則爲卒史可知此漢人省文猶太守之稱二千石耳朱所書必添卒史何也至後碑余所未見俟訪求之

與錢曉徵先生

不孝文藻稽顙再拜謹啟座主錢先生門下六月十一日從濮州書院接奉五月十五日手論伏蒙勉誨諄諄未即寘覆亥夕家奴至聞老母中暑乘程而歸已無所逮及搶地呼天無復生理成服已後左體不仁逾百日哀痛小定乃命工爲倚閭圖附書先母病狀遺言于後將終身展奉借以觸其悲慕之懷而暴其不孝之罪復粗述族貫懿行稽首遣介求先生爲作誌銘用光幽竁又先父見背二十年矣茲求河間房師補作一誌同納壙中更求先生爲作墓表鑱石于外而以先母之行附焉文藻愚劣無狀向以

出於門下爲平生幸事受知既深遂以文字爲請嘗不至見麾斥而其私心懇懇欲有所言者近世行狀多繁冗不合爲文義法爲文者不便太簡遂別有一種應酬之文姑塞求者而不以編入本集雖能文章如方望溪不能免也今文藻掇拾父母遺事記不得其要領冗長殊甚伏懇先生擇其合于銘法者書之幸弗瞻狥益文藻所求先生之文非徒恃刻石以傳恃先生之本集以傳也其在集中非徒恃此一二篇之傳恃有百篇千篇之卓然必傳而此一二篇附之以傳也而先生之文所以必傳者又以道德經

猶爲之計而非徒以其文備先生不拒所請謝一日之客而爲之前則文藻之父母何其榮而先生之賜文藻者何其厚哉然後自幸其出于門下者又在此不在彼矣狀一冊所述皆庸行無虛誣先父嘗留心經濟之學志願甚大而天奪其年先母平生勤苦善惜福教文藻至登第矣而不逮祿養皆文藻抱恨終天無可解免者惟昂首待先生之文以慰二人于地下起死肉骨是在先生耳瀝陳哀悃上瀆鴻慈藉候福安仰惟鈞鑒

與紀曉嵐先生

前歲從邸抄知吾師遭大故驚痛踰時馳千授徒未能趨拜靈幃爲恨去年冬歸自濮州得金二雅札始悉師自閩回讀禮京第今年正月晦日具有兼葭井奠分一函付司馬孝廉夢祥者轉寄恩門司馬本姓沈時主郡之松林書院自云曾蒙款接故相誣誘耳文藻二月赴濮六月中閒先母中暑乘程馳歸已不及含斂廬居偷活孽疚重深將于明年二月合葬先父之兆去先父捐館舍實二十年矣文藻早孤無能顯先德今且爲無母之人痛思可以不朽吾親者惟有文章一端世之育道德能文章如吾師[illegible]

內共仰望爲宗匠或欲得其文而不可得而文藻之[illegible]鄙實出大賢之門意者憑藉先人之靈幸而致此而先人潛德遂將有聞于後世也文藻在同門十人中材質最駑劣師教之特勤遇之特厚回籍日恨其不得一官爲悵惘不快贈詩三篇以著書相勉俾文藻不戚場屋之薦拔而戚場後諄諄之誨自忘其爲暗中摸索之門生而願爲執經受業之弟子今文藻以先人墓銘銜哀上請或亦師所樂爲表章乎先父名不出鄉邦年不及下壽然性剛直而好義于物實有所濟見背已來家中有一美事人必曰其

父好德之報也有一禍事必曰其父好德不宜有此也文藻爲一善人必曰庶幾肖其父爲一不善人必曰墜其家法矣茲所爲狀有不知無虛飾有不及無溢量非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者可比惟師擇其可書者著于篇俾補二十年之闕則先父將託此以傳而文藻之感恩懷德較所以造就文藻者更無窮極矣將求吾師之文取信于後世預恐先人之行不足信于吾師此文藻日夜號痛躃踴徬徨而不敢不亟亟以自白也先母誌銘即求嘉定座師俱擬臘月勒石書者爲京兆竇公篆蓋若得戴東原先生則

不必假名他人先靈在地弗獲扶服門牆謹遣一介源陳長懷上瀆尊嚴伏惟慈鑒臨稟荒迷不備

與紀曉嵐先生書

前承諭訪馬宛斯十三代緯書某初謂是拾綴讖緯之書後讀施愚山爲作墓誌云疾將革惟語子弟以左傳事緯十三代緯書未鏤板爲遺憾以左傳事緯例之又謂緯書必馬所著矣昨於九月初二日過鄒平邀一友同至其家一白鬚者出自云宛斯之姪問所存遺稿幾何白鬚云伯父沒十年予始生其遺稿一篋在長房某所某不識字恐

其有干預田產者故不肯示人數年前盧運使徵詩札至
僅得一首報之因問十三代緯書安在曰三十二套皆質
于典家驚其太多索其目視之乃自漢魏以來諸書而袁
集之叢書之大者非其所自著述十三代者周至隋也
共二百二十二種而周禮儀禮爾雅三傳皆在焉殊不可
解其或以五經之外　國家不以取士者皆得謂之緯
書邪豐氏偽詩傳等書亦收入所收六朝人著述頗多惟
吳均齊記世間罕有餘非甚難得者謹將全目鈔寄台覽
儻鄴架盡有其書則不必覓馬家所藏者但首必有序例

惜未及見白鬚云原本籤帙皆其伯父手題也昨諸甲之差竣過此留書院一日有書數種託其送通考館不知達否自聞吾師有督學之　命即盼行旌冀得面誨茲接家信知姊氏病篤姊素為家母所鍾愛恐有不測母必過慟謀即連夜馳歸勢不能候于此且某已歷諸城修志之聘擬在歲前開局又恨不能追隨左右為閩中之游也私懷悵惘惟吾師諒之此函留江君覲祖處俟其轉呈伏惟萬福不備

與閻懷庭書

昨承委作韓公復母墓誌且不許其辭今節錄狀中語稍附以已意撰成一篇以家西園赴灘之便順呈左右恐不足改削也其中可商者王彌君卽世已三十年不識當時有志否如無則韓氏先世例得書於此志如當時已有或無而今欲補爲之則子姓之詳宜歸於王彌之志而此可略又家子旣先歿而有子孫則其喪必以持重孫或曾孫爲主數者皆狀所未及也所惠僅領練子盥集一帙餘俱還之丼候近履不宣

與西園

不孝文藻稽顙再拜西圃六弟足下不孝於六月十二日從濮州接到家信知老母於五月三十日申時即夕就道疾馳五晝夜未抵舍二十里聞變且七日矣不孝湯藥未嘗含斂未視自貽孽疚萬死莫贖頃蒙尊役到青捧誦唁書殷拳備至重以遙頒厚奠即陳殯次感極哀號竊念數年來授徒異方歲再歸省意謂老人年未六旬精神强健他年祿養或可稍竭寸草之心孰知天降酷罰至於此極哉葬期本擬仲冬以拘于形家之言文文淵臥病未痊故改于明年二月矣文淵自三四月間患胃寒日服人葠至

一兩附子至二兩五錢五月中甫杖而起慨惟大故又復委頓牀蓐百病齊作瀕于死者數矣目前舉家皇皇苟以破產而得生卽屬至幸不孝忍痛支持不致致毀雖左手足麻木尚不致死也容舉大事後重研踵謝先此泣布哀忱諸惟原鑒荒迷不次

吏部左侍郎俞公傳

俞公諱兆岳字岱瞻浙江海甯人父宣瑱官大竹知縣公生十一歲而孤母吳知書有志節陳說古事教督公公循蹈義法童而知方康熙中由廩生捐貢肄業國子監期滿

擢宣平教諭遷大田知縣嘗曰庶幾乎少白吾母之教乎
則徒步微服抵縣一竈襆被隨寓逆旅中訪利病數十日
始出片紙召胥隸一縣大驚自是無留獄縣以治調臺灣
縣臺灣海外巖邑多武弁卒恃功驕虐民不堪則相聚為
盜公以計捕其魁得一冊為從者姓名盡載焉武弁欲取
功要窮治之公乃置酒召弁飲熾炭行炙出不意投冊炭
中立燼弁大詬公好語曰殺人邀賞仁者不為也大吏聞
之以公為長者卒聽公誅其魁數人而餘不株問也遷閩
州知州遭母憂去官服闋補松江同知蘇松賦額溢他郡

公力言于布政使西林鄂公轉請怡賢親王入告得豁免浮糧四十餘萬石又言海塘易潰宜易土以石上官是其言俾督其役大學士高安朱公出視海塘奇公才特疏薦之且曰兆岳如苦行頭陀年向衰矣及早用之猶可得其死力有 旨召見入對

上甚壯之授青州知府是時雍正五年也其年山東旱公以事至省城謁大府大府召優觴公公曰久不雨

天子減膳撤樂矣爲人臣子忍對歌舞安坐終讌乎立飲三爵趨而出大府怒思中之公卽引疾去疏入 召詰

闕

上覽見公曰强項竟上官所不便朕知其非病也顧宰相

曰此人可何官宰相據例對

上曰俞兆岳非常士也亦拘以例乎授通政司參議適江

南海水溢決壞海塘數處惟公所築塘屹如舊督撫言諸

朝特擢公大僕寺卿總理海塘時崇明淹沒死者相枕藉

公出賞格募人拖齒骼招流民赴工就食閱七載成石塘

七千一百二十八丈自柘林城至金山城凡四十五里復

于金山濮鈌險要地捐俸築片石小塘五百五十丈以衛

之民得安堵乾隆改元

今上即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陸見陳

母苦節且曰臣母三十餘而寡又受封例不得旌然臣孤

苦無狀非母不能有今日乞省臣所例得　覃恩破格

旌臣母

上命建坊祀節孝祠而公仍授階如制公之撫江西也謹

身察吏廉民之疾苦七十二州縣無不達得請免浮糧十

餘萬兩革九江贛州二關額外濫稅如干款除積書十有

七事勒之石置石府縣官之門示永禁七閱月而　召

爲吏部左侍郎疏請假省墓至里招故人雅飲論教事分
俸贍族鄉置義田百畝族人婚喪祭葬取給焉時海甯方
大築塘閣部無錫嵇公總其事公爲嵇門生聞公至使使
候公公進使者曰
天子發內府錢築塘而派夫攤及七縣沿隄取土壞民田
墓怨聲流道路吾厭聞之矣今日我不言于師則負師不
言于朝則負　君其何以處我使者乘程返告厥明則
馬上傳箭諸不便事悉罷到部未久江西巡撫岳公奏公
前解閣秘較常年缺額九萬餘兩下刑部鞫之實浮減兌

銀二萬五千兩除貸官兵其無欵可銷者才三百八十兩
事在赦前得免議奏　特旨昭雪而公已卒年七十有
七公天性耿介能勞苦勇於有爲未至大田時大田民有
送妹嫁而失所在者其家訟之官官疑其妹之壻也拷掠
自誣服核尸所在云在某所發之無有則盡縶兩姓迎送
者公至盡釋去而宿禱于城隍廟誓曰罪人不得吾嘗斷
廟而去官夜則夢神示以小旂書犂字旦卽廟召前所釋
人問之曰某以肩輿行乎曰然曰神已告我矣殺人者輿
夫也時有二人在廟竊瞰伏泥鬼後觀者衆推泥鬼仆適

當二人頸二人者面如土卽與夫也鞫之吐實果得尸其折疑獄誠心推求多類此而築海塘則功在蘇松其法壘層石而中穿之貫以鐵筍其橫犬牙相銜鎔鐵灌之膠結衆石爲一水卽甚怒不可動先後督撫如李公衛尹公繼善皆奏上其法爲築海塘式公之旣葬也有數十人詣祠焚香楮誦佛經守者詰之流涕曰吾儕海塘夫耳酬以茶泥首公像前曰力非不能具牲牢醵錢恐傷公心公不要民一錢者也如是十數年不絕子良模嘗遠知縣鴻赤舉人歙仁山西冀甯道僉事陞汀州府知府

李文藻曰予少時聞人言公守郡遺事惟恐其辭之盡也
公嘗冒雪過鄉官馮協一家索飲協一爲言民事數事立
除之或布袍袡襆行市井民所苦樂無弗知既引疾僦居
府治南民宅父老獻蔬米者日闐于門被　召赴都民
罷市遮留三易期而不得行乃夜從一僕自持鑰啟城東
門去質明民爭追之無及矣當時肖像范公祠之後樂亭
蹟久圮而北郭汪公喬年祠前公之去思碑在焉予讀碑
略得公名實近客濟南復交公之孫濟陽知縣調元孫其
世調元出家傳俾予第之嗚呼吾郡之民猶然愈公之民

也今往往以事控臺使擊登聞鼓矣或者謂青州民悍黠
樂訟無仁恩乃當俞公時何其彬彬然有情禮哉

濱州學正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作善字祥伯其先沛縣人明洪武初有王寬
者遷壽張爲王氏始祖三傳至志舉鄉試遂爲士族累世
貴顯有登第官御史者自寬至君十三世父贈修職郎鹽
母贈八品孺人柳氏君生五歲贈公偶疾方盛暑君搖扇
不離左右人異之讀書有奇慧而性謹厚年十六讀易至
吉人之辭寡因作括囊箴書座側補諸生試輒高等雍正

十年舉於鄉乾隆二年會試後　詔取文理明通者授
教職先生與焉以早歸不得官贈公老病臥牀尋年餘君
侍湯藥久不懈溺器必親滌丁內外艱皆盡禮服除猶不
忘哀兒作賢作賓以名諸生授徒異縣君從學事之如嚴
師而其兒亦甚友愛二十四年選濱州學正教側義以用
隆萬人繩尺士來謁者卻其贄每歲試舉諸生優行皆不
使其人知也州有良民爲盜所誣連者力言於牧得釋數
奉檄捕蝗勘水災皆有惠於民與武定府教授耿君賢舉
相厚善耿博學而君有吏才聲名出儕輩二十九年十月

以疾卒於官年七十弟子會哭甚哀櫬歸鄉民多拜送於路者君篤於交遊故人子以貧窶告者必佽之一友無嗣助之買妾果生子爲文攻苦學舉業時齋壁有巨孔業成即納之數年孔滿鉤出之得千餘篇爲時所傳誦泰安吳某者素不相識因讀君所著四書解自稱私淑門人而受業者前後可數十人子雲程雲階雲陵雲燦皆諸生雲燦嘗從予游述君遺行乞爲傳

論曰教官之曠其職者多矣或謂位卑無權又年衰老不足振士氣如王君者其職其年無異於衆而獨以善教聞

豈非其行足以範世而道足以及人歟使所以設教者更進於經義治事而不徒以科舉之文則蘇胡之遺風可追矣

廣信府同知丁珍傳

君諱珍字崑圃諸城人父某雍正八年進士歷官南陽府通判珍其長子幼好學有文詞屢試不得志初某宰清珍隨往值河決城圯家人乘筏露居珍日夜佐賑事兼內顧家室咸稱父心珍亦由是習人情諳稿吏之道歲乙卯某判滄州命珍歸里省大母因留持家棅是年弟璘與於

鄉琰舊曰琰能繼科目無忝我也迨其歸自南陽爲授例得山西長治知縣縣附府號難治府役路某肆虐鄉里守庇之琰治以重法守語人曰微尚郎幾敗我名尚郎琰號也一商人與人訟以賂進琰斥不受直其獄此後無敢爲賂者先是琰之先侍御惟寅嘗宰是縣祠於名宦二百年琰吏治一如侍御士民頌之比於大小鄭公五年除廣信府同知旋攝府印府多積牘琰至月餘咸就理玉山民佘文禮爲其叔父後族人謀奪其產構訟賂武弁言於琰琰曰爾我將不願有子孫邪即判歸文禮府有山接福建境

曰封禁前明鄧茂七所據以為亂者也姦民竄匿其中往往為害琭白于巡撫胡胡即檄琭勘之乃攀援林木親涉幽險姦者遁去而琭以勞瘁致疾竟至不起則乾隆戊寅七月二日也年五十有幾琭性孝己未秋方家居感疾夢即日詣滄州省父母母果患瘍琭至始愈其赴廣信任嘗假道歸拜父母一堂萃諸子姪稱觴為壽父母劇喜且曰子為官無媿前人何必科目哉今父母耋矣俱健在

贊曰吾聞君為長治時府同知馬卒貧甚君出金數百歸其骨馬之司閽者感君誼以其養女為君遺室君固辭乃

已逝蔣君之同里或能言之而狀未之及問于舍人璹璹又不言何也夫有隱德者其後必昌吾以觀於君之二子矣

永康州知州葛君傳

葛君諱沛字霖蒼號槐邨其先山西洪洞人明洪武中始祖洪遷山東濮州之葛家樓邨遂爲濮州人傳八世至含馨舉崇禎元年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爲君高祖考功生鼎元順治十八年進士官桃源知縣兩世皆有政聲桃源生正心國子生候選縣丞以季子鎮贈廣西梧州府同知

又以仲子錫贈候選知府少居東昌後復遷於濮東南之萬金莊自是濮推巨室首葛氏正心伯子銑國子生候選州同以君贈廣西永康州知州子二人君其長也生而慧匪有至性十數歲爲文合法度既責成均益奮力舉子業數試皆報罷乾隆十三年以贈翁命援例知州十四年春授永康時贈翁年且老計路長不便迎養乃投牒請改近地一昔心動遽歸贈翁果病君晝夜侍湯藥至秋而劇執君手曰祇他未了事惟汝大父母未歸窆爾耳遂卒君先居母李太宜人喪終三年不處於內至是哀毀益甚盒禮

經終一日葬兩世喪者因于十五年冬先葬大父母君以孤子兼持重斟酌禮意虞祔練祥之祭連舉于旬日閒而父母兩柩仍在朝夕哭奠久弗殺十六年夏河決開封濮南境當其下流又淫雨浹旬水入宅深數尺君家凡四院盡覓舟入城以避君守殯宮獨不去僕輩進曰勢急矣廬宇將不保盍避諸君泣曰吾畏水吾先靈獨不畏水乎僕意沮卒以終喪是年服闋謁選入淹留京邸名公卿重其行多樂與交十七年春以叔父某卒假歸而季父鎮又卒於梧州君素事諸父甚謹數以驚痛致患腸澼十八年五

月劇至不起年四十五君貌奇偉溫溫寡笑言與人交不立崖岸持家嚴而有法庭無戲具好施與戚卿多待以舉火其卒也鄉人識不識皆惜之子二建桐候選州同建楚附貢生俱賢而有文

論曰喪禮之廢雖曰風會亦由人性漓也如君者其過人豈在衰絰之文與其旛翣百戲之備歟君嘗好經濟之學且授官矣以篤于事親不果赴遂齋志以歿世有戀印綬而忘所生者何也

微山湖伊家河神廟碑

微山湖在兗州嶧縣境北承昭陽湖南接郗山呂孟韓莊
張莊四湖長九十餘里爲運河減水櫃其來舊矣導湖而
爲河則自前巡撫鶴公長七十餘里名曰伊家始鑿於某
年月日竣於某年月日大汶上以南之水恃湖爲匯非河
則無以爲尾閭故河成而數州縣坡水皆由湖穿運經八
閘以達江南于是數百里之民咸享其利而公以勞瘁致
疾竟卒於官當公浚河時嘗曰河成必爲廟以庇其神焉
予承乏以來屢至嶧視工想見公經畫之勤且至而河之
效靈于我　國家民生者不可謂其不神也方今

聖天子軫念民艱講求水利至纖至悉於運河諸工不憚
翠華屢幸屢降　諭旨俾各省撫臣以利民為急
務撫存此疆彼界之見一時南北疏濬津瀆安流而是河
其一耳則河之所以神豈偶然哉余因公意建廟於河北
岸高阜之上而以湖神並祀焉其功相敵故其神同尊也
廟四楹高丈一尺闊三之樓其山門而繚以周垣占地四
畝許木石髹丹之費七百餘金落成之日巍然翼然百姓
觀者咸大悅予再拜奠獻神其庶幾享之乎予文麗牲之
石願生茲土而蒙安瀾之慶者旣知其原於　聖德復

亶不忘神休而獨惜鶴公之不獲及見也夫白老人琰以
退汶濟運之計血食至今弗衰況公之疏河以盡瘁殞其
身那百世而下必有繼二神之廟而廟之者矣公諱年滿
洲某旗人乾隆二十有五年秋八月

粵人張君墓志銘

君姓張氏諱錦麟字瑞夫順德人曾祖升駿祖在彤皆有
隱德父敘夏生六子君其季也幼慧爲父所鍾愛口授經
書輒成誦九歲能屬文究通儒書十九補諸生爲學士翁
公忠敘所器賞翁視廣東學政凡八年力復古拔才士而

君與第三兄錦芳最受知數試詩賦君皆冠其曹食廩中乾隆三十三年鄉試經藝五策皆經進巡撫德公定圍試全粵士君亦第一三上禮部薦而不中獨以詩見知陸員外耳山吳編修白華二君皆不輕許可人者君之詩一懲頹唐淺易之習隨所寄託興象微妙撫一語若與人同飲州馮伯求嘗問吾粵人詩何者爲佳君以未嘗自對馮甚奇之君與諸兄相友愛出入寢食必偕交游至其座者語不涉書史卽拂衣入略無賓主意羊城文士好結詩社至百餘人嘗乞君定甲乙君以其詩僅賦物不足觀大加

塗抹咸目爲狂而與同志過從談藝往往傾倒自失三十
七年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行月餘手錄所作直隸河渠志
未畢而別因慕其所學歸而肆力於經史如恐不及嘗舉
荀子語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去人不多矣蓋其用功
專且勤如此三十九年夏五月忽遘疾已汗而不瘥伯求
來與訣猶稱詩不絕口是月二十四日卒距生於十三年
某月日年二十七其兄錦芳慟甚亦病逾年始起檢其手
稿得如干首求少詹事嘉定錢公序而刻之妻馮氏無子
以伯兄之子某嗣某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錦芳請予爲銘

銘曰

詩之傳君之年傳之久君之孫子既壽而有後君自爲其不朽

嚴先生誄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　日松林書院山長原任安邱縣知縣嚴先生以疾卒於書院之東齋年六十幾先生諱錫綬字艾堂浙江餘杭人於是主講席六年矣其生徒在書院者斂以美槨俾附于身無遺憾各服弔服加麻哭甚慟既而遠近僚賓來致賻奠靡有不慟十日後青之舉貢生

試讀肄業附課於書院者咸承赴而集自張雲會以下八十有人謀于既望庚子會哭僊前以端瓣香求芻之獻且欲排纘著行載諸素旗而羣以其辭屬于李文藻文藻素受知深不敢辭謹捧筆而爲之誄曰

吾師得姓肇出南華避莊而嚴忌助起家條分葉布富春之涯猗歟侍郎爲師高祖總督倉場無廢不舉自是而降揚聲接武限於明府屈於廣文曾祖與祖志弗全伸文章名世政教在人顯考無年著述則多茂才中殞留憾魏科師每及之洙泗滂沱維師之生秀眉湛睟未及齠齓受書

家塾春薦吐芬鳳毛驥足甫遊黌序未冠而孤哀哀柴立
髓淚駢枯雙鶴助哭集于倚廬吳越之俗殯而不葬師曰
忍乎擇日營壙一坏土乾信吾所向壯登賢書計偕于京
驊騮馳路鵬鶚摩空三年教習於　咸安宮教洎
天潢榮邀墨綬邑號難治苗遮于莠師實蒞之爬痒櫛垢
師始蒞邑水旱根連民有菜色師爲泫然繪圖上告蠲其
稅錢民獲蘇醒始甘寢食勸學重儒袪華崇實三稔政成
拂衣一昔馴雉在野魚懸於堂循吏著績史乘應詳濮旃
略焉述藻所傷沂公書屋號曰松林皋比教授儕雜其人

前觀察使知師實深謀于太守齋賓相迎師以道尊禮[illegible]
者欲爬洞驚湖後先輝映吾師之學腹笥鬱爍發摘秘要
補綴缺殘非聖之書擯而不觀吾師之文伐毛洗髓屏去
繁蕪詩書表裏小技雕蟲置不齒其接多士貿無厲色
樸茂溫存纏綿悱惻終日退然若不勝力靄日之光春風
之和庶幾遐年愈久不磨胡天不弔鍾以百痾於虖哀哉
凜前一日問師於牀執師之手聆言琅琅誰期信宿溘然
帝鄉於虖哀哉巨儗東流雲門南峙山水泓泓非師故里
以師之好德而竟至此於虖哀哉誰視含斂實惟門生誰

奉几杖老僕零丁所不見者藐孤八齡於虖哀哉冀返天上招魂入闕德辭彙德淚駛如泉伏願靈櫬早歸徑山於

虖哀哉

南澗文集卷下終